

目 录

- 康拉迪(1864—1925)与汉藏语系的建立·····梅祖麟
从梵夏对音看西夏语的语音系统·····孙伯君
都安壮语的屈折形态变化·····李旭练
侗台语言调查中的一些经验和心得体会·····梁 敏
- 上古汉语的N-和m-前缀·····沙加尔、白一平
甲骨文中所见的一些原生态文字现象·····黄天树
汉语核心词“根”音义研究·····黄树先
- 再谈相同词语之间语义结构关系的多重性·····陆俭明
语词能力变异及其处置·····史有为
汉语语气助词的类型学价值·····戴昭铭
汉语和英语在语法范畴的实现关系上的平行性——也谈汉语里的
名词/动词与指称/陈述、主语与话题、句子与话段·····袁毓林
普通话语法中的东南因子及其类型后果·····刘丹青
陕北晋语[ɛnau](头)字探源·····张 崇
墨江哈尼族卡多话概况·····戴庆厦、赵 敏

汉 藏 语 学 报

第4期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主办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承办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汉 藏 语 学 报

第 4 期

主 编 戴庆厦

商 務 印 書 館

2010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藏语学报(第4期)/戴庆厦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ISBN 978-7-100-06807-9

I. 汉… II. 戴… III. H1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567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HÀNZÀNGYǔ XUEBÀO

汉 藏 语 学 报

第 4 期

主编 戴庆厦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6807-9

2010年4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8

定价: 32.00 元

《汉藏语学报》工作委员会

(按姓氏音序排列)

主 编：

戴庆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副主编：

罗仁地（澳大利亚 La Trobe University 语言学系）

覃晓航（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学术委员会：

丁邦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

龚煌城（中国台湾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

胡 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陆俭明（北京大学中文系）

马提索夫（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语言学系）

梅祖麟（美国康奈尔大学）

孙宏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及人类学研究所）

王 宁（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邢福义（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编辑委员会：

曹广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曹志耘（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

陈保亚（北京大学中文系）

顾 阳（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及现代语言学系）

黄 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及人类学研究所）

黄树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语言研究所）

李锦芳（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

李宇明（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

刘丹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石 锋（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

孙天心（中国台湾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

汪国胜（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杨亦鸣（徐州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

曾晓渝（南开大学文学院）

编辑部主任:罗自群

编辑部成员:胡素华 蒋颖 蓝庆元 田静 汪锋

本期责任编辑:蓝庆元

Journal of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Editorial Committee

(in alphabetical order)

Editor:

Dai Qingxia (School of Minority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eijing)

Associate Editors:

Randy J. LaPolla (Linguistics Department, La Trobe University, Australia)

Qin Xiaohang (Institute for Chinese Minority Languages, Central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Beijing)

Academic Advisory Committee:

Pang-Hsin T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Gong Hwang-cherng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Hu Tan (Research Center of Tibetan Studies, Beijing)

Lu Jianming (Chinese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James A. Matisoff (Linguistics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 S. A.)

Tsu-Lin Mei (Cornell University, U. S. A.)

Sun Hongka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Wang Ning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Folklo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Xing Fuyi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Language Teaching,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Editorial Committee:

Cao Guangshun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ao Zhiyun (Linguistics Institut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Chen Baoya (Chinese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Gu Yang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nd Modern Languag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uang Xing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Huang Shuxian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 Jinfang (Department of Minority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Central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Beijing)

Li Yuming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Liu Danqing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Shi Feng (Colleg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Jackson T-S. Sun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Wang Guosheng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Language Teaching,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Zeng Xiaoyu (School of Humanitie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Yang Yiming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Xuzhou Normal University)

《汉藏语学报》第 4 期

目 录

康拉迪(1864—1925)与汉藏语系的建立	梅祖麟	1
从梵夏对音看西夏语的语音系统	孙伯君	20
都安壮语的屈折形态变化	李旭练	40
侗台语言调查中的一些经验和心得体会	梁 敏	56
上古汉语的 N-和 m-前缀	沙加尔、白一平	62
甲骨文中所见的一些原生态文字现象	黄天树	70
汉语核心词“根”音义研究	黄树先	79
再谈相同词语之间语义结构关系的多重性	陆俭明	91
语词能力变异及其处置	史有为	105
汉语语气助词的类型学价值	戴昭铭	127
汉语和英语在语法范畴的实现关系上的平行性——也谈汉语 里的名词/动词与指称/陈述、主语与话题、句子与话段	袁毓林	139
普通话语法中的东南因子及其类型后果	刘丹青	169
陕北晋语[ɕ nau](头)字探源	张 崇	184
墨江哈尼族卡多话概况	戴庆厦、赵 敏	189
《汉藏语学报》编委会第二次会议纪要	本刊编辑部	216
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汉藏语研究述评	罗永现	238
《中国语言学报》及专著系列目录	吴一丰	247
投稿须知		270

CONTENTS

August Conrady (1864-1925)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Sino-Tibeta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Tsu-lin Mei	1
A Study on the Consonant System of the Tangut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anskrit-Tangut Transliterations	Sun Bojun	20
Inflections in the Du'an Zhuang Language	Li Xulian	40
Some Experience and Thoughts from Investigations on Kam-Tai Languages	Liang Min	56
The N- and m-Prefixes of Old Chinese	Laurent Sagart and William Baxter	62
Characteristics of Primordial Characters Found in Oracle Bone Script	Huang Tianshu	70
On the Sound and Meaning of the Chinese Core Word“根(gen)”	Huang Shuxian	79
More on the Multiple Semantic Relations of the Same Words	Lu Jianming	91
On the Uses of Lexical Items and Their Variation and Treatment	Shi Youwei	105
The Typological Value of Chinese Mood Particles	Dai Zhaoming	127
Parallelism of Realization of Grammatical Categori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On Noun/Verb and Designative/Assertive,Subject and Topic, Sentence and Utterance in Chinese	Yuan Yulin	139
Southeastern-Originated Features in Standard Mandarin Grammar and Their Typological Consequences	Liu Danqing	169
An Etymological Study of [ɛ nau](head)in the Jin Dialect of Northern Shaanxi	Zhang Chong	184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Mojiang Kaduo Variety of the Hani Language	Dai Qingxia and Zhao Min	189
Minutes of the 2nd Meeting of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Journal of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Editorial	216
Sino-Tibetan Studies at La Trobe University, Australia: A Critique	Luo Yongxian	238

康拉迪(1864—1925)与汉藏语系的建立

梅祖麟

[提要]1896年康拉迪出版其著名的《汉藏语系中使动名谓式之构词法及其与声调别义之关系》一书,在书中他首次用比较语法的手段来证明藏、缅、嘉戎、Vayu、汉等语言有亲缘关系。本文尝试说明:1.康拉迪所用的方法和博普(Franz Bopp, 1816)所用的方法一样。2.为什么康拉迪能在19世纪末叶的莱比锡大学(Leipzig university)把印欧语的研究中发展出来的比较方法用在汉藏语系身上。本文同时也会讨论康拉迪书中其他方面的得失以及这本书对今后汉藏语比较研究的意义。

[关键词] 比较方法 印欧比较语言学 汉藏比较语言学 使动化 s-词头 清浊别义

19世纪末叶,德国康拉迪(Conrady)也认为汉语的“动词”有及物与不及物(外动与内动)两种动词的形态分别。这分别是来自声母的清浊。清者为“及物动词”,是前加成分所留下的痕迹。浊者为“不及物动词”,本来没有前加成分。

高名凯《汉语语法论》(1957),73-74。

一 导言

汉藏语系语言的比较研究,至今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程中,康拉迪(August Conrady)像是个幽灵式的人物。

大家都知道李方桂先生在《中国的语言与方言》(1937)一文最早提出汉藏语系分汉语、侗台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族的论点。鲜为人知的是康拉迪(1896)曾经论证印支语系应该分为东西两支,西支是藏缅语群,东支是汉台语群,而且认为孤立类型的东支是从黏着类型的西支变来的。更没有多少人知道1811年英人赖登(John Leyden)在《亚洲学会会报》第十期发表的《论印度支那语言和文字》一文,文中首次指出汉语、缅甸话、泰语的词汇和语法有类似之处。

1784年1月,英国派往印度的司法官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在印度孟加拉

省加尔各答创办亚洲学会(Asiatick society,后改称为孟加拉亚洲学会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1786年2月2日琼斯在亚洲学会成立三周年纪念会的演讲中指出:“梵语与希腊话、拉丁语在动词词根及语法形式上有显著的类似,并不像是巧合。任何一个语言学家,把三者加以比较,便不得不相信这三种语言是来自现在已不存在的共同的语言。”(Lehmann 1967:15)这段话现在还经常被引述,被认为是象征历史比较语言学(以及印欧比较语言学)的萌芽。

再过25年,赖登在亚洲学会的会报上指出汉、缅、泰等印度支那语言的词汇和词序也有类似之处。文中讨论的语言有马来语、他加禄语(Tagalog)、缅甸语、越南语、泰语、汉语官话方言、广东话,都是作者在马来半岛西岸卑南市(Penang)养病时搜集的资料。关于越南语,他说:“至于越南语同单音节的汉语诸多方言、满洲语、高丽语、台湾语、琉球语有什么关系,我可说不出来;反正它同以下的语言没有姻亲关系(affinity):中国朝廷里用的官话,广州用的广东话,多音节而有屈折变化的日本话,以及其他印度支那的语言。”作者最后排出一个4个语言(现代缅甸语、越南语、泰语、广东话)160个语词的比较字表,用意大概是提出由缅、泰、汉组成的印支语系的假设。

汉藏语的比较研究,其理论与方法借鉴于西方的印欧语历史比较语言学。回顾西方印欧语比较语言学发展的历史,并与汉藏语比较语言学的历史对照,便可以看到两者在进展上有极大的差异。

印欧语历史比较语言学三位创始者,其中一位是丹麦学者拉斯克(Rasmus Rask)。他于1814年发表了《古代北方语即冰岛语起源研究》,德国学者格林(Jakob Grimm)则于1822年出版了他的《日耳曼语言的语法》(*Deutsche Grammatik*)第一卷修订版。著名的“格林定律”即在此书以明确的方式被提出。另一位德国学者博普(Franz Bopp)于1816年出版了《梵语动词变位同希腊、拉丁、波斯、日耳曼等语言动词变位的比较》,他根据动词的变位系统(Conjugations system)对这些语言的亲缘关系进行了比较,一举奠定了印欧语比较形态学的基础。叶斯柏森(1959:47)曾指出在德国通常以此书之出版(1816)为比较语言学的诞生年。^①

格林定律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日耳曼语言是印欧语系的一支,同时解释何以日耳曼语的辅音异于其他印欧语的辅音。例如印欧语 *p > 日耳曼语 *f, 印欧语 *f > 日耳曼语 *θ, 印欧语 *k > 日耳曼语 *x 或 *h。(Brinton and Arnovick 2006:131)

	父亲	足,脚	三
梵语	pitár	pad-	trayas

① 这一段以及下面几段叙述印欧语比较研究的历史主要是抄龚煌城 2007:281—282。

拉丁	pater	pēs(ped-)	trēs
希腊	patér	poús(pod-)	treîs
古英语	fader	fōt	prēo(p=[θ])
歌特语	atta(fadar)	fōtus	preis
英语	father	foot	three
	拉扯,细小	生肉,血	光,光明
梵语	tanu-	krabīh-	lōkā 空间
拉丁	tenuis	cruor(c=[k])	lūx(luc-) 树丛
希腊	tanaós	kréas	leukós
古英语	pynne	hrēaw(raw)	lēoht 光
歌特语	——	——	liuhap
英语	thin	raw	light

格林定律问世不久,欧洲学者就发现若干例外。1863年德国的梵语学家格拉斯曼(H. Grassman)发现,在希腊语与梵语中两个送气音如果连续出现,第一个送气音会被异化而丢掉送气成分,这种变化是造成格林法则例外的一个原因。这个法则现在被称为“格拉斯曼定律”(Grassman's Law)。这个发现显示,即使是例外也仍有其法则存在,而且利用形态的规律性可以作内部拟构。1875年,丹麦的语言学家维尔纳(Karl Verner)发表了他著名的论文《第一次音变的一个例外》(*Eine Ausnahme der ersten Lautverschiebung*)。他发现“格林定律”的另一个例外,原来与原始印欧语的重音有关:原始印欧语的清塞音 p、t、k 只有在词首的位置或紧跟着有重音的元音才变为清擦音 f、θ、x,在其他位置则变为浊擦音 β、ð、γ。这个法则被称为“维尔纳定律”(Verner's Law)。这些发现导致雷斯金(A. Leskien)于1876年提出著名的“语音规则无例外”(Ausnahmslosigkeit der Lautgesetze)的假设。当德国语言学家保罗(H. Paul)在1880年出版《语言史原理》时,“青年语言学派”(Junggrammatiker)已然形成当时历史语言学的主流。1886年,也就是琼斯发表他著名演说以后的100年,少壮语言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布鲁格曼(Karl Brugman)已经开始出版他集大成的经典之作《印度日耳曼语言比较语法概要》(1—2卷,1886—1892)。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看到从1814年拉斯克(或1816年博普)奠定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础到1880年,中间只不过66年。欧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快速地发展,再回头看看汉藏语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情况究竟如何。^①

① 这一段以及下一段叙述汉藏语比较研究从赖登到甲柏连孜的发展,主要是抄龚煌城2004:1,31。

1811年英国学者赖登(John Leyden)发表《论印度支那语言和文字》以后,1820年法国学者 Abel Rémusat 写了一本研究鞑靼语言的书,提出他对满语、蒙语、回语与藏语的文法与文字异同的研究,其中就提到许多今日一般所公认的汉藏语同源词,如“日、月、水、父、母、心、名”等。1851年德国学者 Schiefner 写《藏文研究》一文,也指出了不少藏文和汉文之间有不少的同源词。但是从1811年至1851年经过40年,汉藏语的比较研究却毫无进展,直到1874年法国学者 Rosny 指出,要作比较研究必须从汉语古音研究开始,而英国学者 Edkins 也同时发表了他对汉语古音的研究。

1881年德国学者甲柏连孜(Georg von Gabelentz)出版了《汉文经纬》(*Chinesische Grammatik*)一书,他在书中(第233页)说:“印支语言(即汉藏语)科学的比较研究是语言学许多课题之一,但对于解决这一问题,却连第一步都还没踏出。”“目前对汉藏同源词研究有若干进展,比方说‘我、五、鱼’汉语说 ngu, iü, 藏缅语说 nga, gna, na; ‘你、二、耳朵’汉语说 ri, ni, 藏缅语说 na, no 等等。”汉语甲柏连孜用的是近代的语音,如果能拟构汉语的古音,对应关系可以看得更清楚。“拟测原始汉藏语固然是其终极目标,然以目前而论,只要能确认在汉藏诸姊妹语言中何者是近似祖语,而可以扮演如同梵文在印欧语比较研究中的角色便已足够。”他并以藏文为最有资格,然后举两个数目字为例。

	汉语	Newar	缅文	Singpho	嘉戎	道孚 ^①	Khasi	Serpa	Thak'sya
8	pat	čya	rhač	ma-tsat	oryet	rhiēē	prah	gyē	bhre
100	pek	či	ra	la-tsa	paryē	rhyyā	—	gyā	bhra

“这里可以看到4种不同的辅音:b, bh 或 p; r 或 rh; g 与 y, 还有后起的č与 ts-, 而藏文 brgyad‘8’, brgya‘100’则是四音俱全。”

印欧语比较语言学一直是用两条腿走路,一条是形态,如博普(1816)(见下一节),另一条是词条和音韵演变规律,如格林定律(1822),格拉斯曼定律(1863),维尔纳定律(1875)。甲柏连孜(1881)说,汉藏比较应该借鉴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经验。印欧语的比较研究从琼斯、博普开始就以梵语——最保守的印欧语为起点,汉藏比较也应该以最保守的藏文为起点。那么下一步我们以为甲柏连孜会说,形态比较也应该是另一个重点。但是他也没有如此说。我们猜想原因是甲柏连孜知道汉语是孤立语,而孤立语是没有形态的。既然如此,汉语就没有什么形态可以与藏缅语的形态比较了。

施莱歇尔(A. Schleicher)《印度日耳曼诸语言比较语法纲要》(1861—1862)的导论把语言分为三类:孤立语(如汉语、越南语、泰语、缅甸语)、屈折语(如印欧语)、黏着语

① 黄布凡 1991:16 记录的“八”:道孚语 rje, 嘉戎语 wərjat, 藏文 brgyad, 可以同甲柏连孜(1881)记录的作比较。

(如芬兰语、鞑靼语、巴斯克语(Basque)、班图语(Bantu))。他认为语言总是从孤立阶段经黏着阶段发展到屈折阶段,印欧语是最高阶段的语言。(Lehmann 1967:90—91)

为什么汉语、越南语等现在还是孤立语呢?按照施莱歇尔的看法,那是因为汉语等的语言本能发育不良。这种看法不是施莱歇尔首创的。更早的施列格尔(F. Schlegel)在《印度民族的语言和智慧》(1808)已经说过:除了这两种屈折类型的语言,还有完全没有屈折形态的汉语。“其他语言用屈折形态来表示的,它用本身有意义的、独立的语词来表示。”“从其他方面看起来文明颇发达的国家[中国],它的语言,按照上面所说的原则应该列在最低下的等级,也许是因为它拥有精密的文字系统,语言一直滞留在幼稚时代。”(Lehmann 1967:65—66)

总之,这几位语言类型学的先行者认为:(1)语言总是从孤立阶段经黏着阶段发展到屈折阶段,印欧语是最高阶段的语言。(2)汉语(以及泰语、越南语、缅甸语)是孤立语,所以汉语等是最低级的语言。

甲柏连孜(1840—1893)写《汉文经纬》(1881)时是德国莱比锡(Leipzig)大学的东亚语言学讲座教授。此时莱比锡大学是欧洲比较语言学的重镇,知名的教授还有雷斯金(A. Leskien, 1840—1916)、布鲁格曼(Karl Brugman 1849—1919),都是所谓“莱比锡学派”的领导人。1889年甲柏连孜被召到柏林去担任语言科学教授,1897年莱比锡大学请康拉迪(1864—1925)担任悬空多年的汉学讲座。^①

1896年康拉迪出版其著名的《汉藏语系中使动名谓式之构词法及其与声调别义之关系》一书,在序言中(XIV页)他提到 Léon de Rosny 及 Edkins 两人之研究,并重新强调拟测汉语最古的语形之重要性,认为唯有各语言可以探索而得的最早的阶段才能作比较研究的基础。他称赞甲柏连孜、古鲁柏(Grube)及库恩(E. kuhn)等学者在作汉藏语比较研究时断然以藏语为基础是方法上一大进步,认为藏文之于印支语言犹如梵文与希腊文之于印欧语。他并且说(XV页)“事实上必须以仍然保有词头(präfixe)的语言为比较研究的基础,因为上面所得的结论(指从汉语谐声字中来母和舌根音生母之互谐,经与藏文的比较而只是来自复声母 gr-之结论)要求须从词头的研究出发,而保有词头的语言即为藏语”。

英国人赖登 1811 年首先提出印支语系的假设,德国学者康拉迪 1896 年首先提出藏缅语和汉台语有亲属关系的证明。在介绍康拉迪的论证以前,应该回顾一下这 85 年间汉藏比较的进展。

^① Eduard Erkes(康拉迪的女婿)在《汉文经纬》1960年重版的序(IX—X)里谈到莱比锡大学汉学辉煌的历史。

(1) 赖登(1811)的印支语系没有把藏语包括在内。上面说过法国人 Rémusat (1820) 提出若干今日一般所接受的汉藏语同源词, 如吾、日、水、父、母等名词及数词二、三、四、五、六、九等。甲柏连孜(1881)又添了几个, 如耳、你(汝)、鱼、八、百等。

甲柏连孜比较的是藏文和按照宋代韵图构拟的汉语中古音。“八”、“百”这两个字的比较字表说明藏文 brgyad“八”、“百”这两个字的比较字表说明藏文 brgyad 8, brgya 100 是诸多汉藏语中复辅音保存最完全的。康拉迪(1896)更进一步引进征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74)的文章来说明汉语谐声字中来母和舌根音声母的互谐是来自上古音的复声母 *gr-。

(2) 甲柏连孜(1881, 3—5)介绍印支语系时说藏语、基兰蒂(kiranti)语、汉语、缅甸语、傣语等都是单音节的孤立语。康拉迪(1896: XV)明确地说明藏文保有词头(Präfixe), 因而可以作汉藏比较研究的基础。

(3) 施莱歇尔(A. Schleicher)、洪堡特、施列格尔(F. Schlegel)等都认为人类语言的发展必然经过三个阶段: 孤立语→黏着语→屈折语。康拉迪在书的序里力排众议, 认为印支语系的发展是: 黏着语(藏缅语)→孤立语(汉台语)。而且在书中尝试解释汉语怎样会从有 s- 词头的黏着语变为中古没有 s- 词头的孤立语。

总之, 康拉迪在书的序里, (1) 确定了印支语系的范围。他认为印支语系可以分为藏缅语群和汉台语群。它不包括孟(Mon)—越南语群。而且在Ⅺ页“马”的比较字表引用汉语、Horpa(道孚)、嘉戎、泰语、Newari、Bodo(博多)、Karen(克伦)、Lepcha、Limbu 这些语言的资料。(2) 康拉迪指出藏文等语言有复辅音声母, 现代汉语和中古汉语没有。当今要务是构拟汉语的上古音。同时他指出藏文有词头(s-, a-, m-), 词尾(-s), 中古汉语没有。他认为东支(汉台语)的孤立语是从西支(藏缅语)的黏着语变来的。

康拉迪在序里(XV页)引征了甲柏连孜1878年在国际东方学家第四届会议上宣读的一篇文章, 题目叫做“是否能够证明所谓印支语系的诸语言有亲属关系?”(Gabelentz, Sur la possibilité de prouver l'existence d'un affinité généalogique entre les langues dites indochinoises, Atti del IV Congr. internaz. degli Orientali, 1878, II (Florenz, 1881), 291)很清楚地, 康拉迪在莱比锡大学的前任(甲柏连孜讲座教授)认为对于解决这一问题(证明所谓印支语系中的诸多语言有亲属关系)大家束手无策时, 他本人却认为他有办法, 这本书就是要用比较形态(Vergleichen Grammalik)的方法来证明藏缅语和汉台语有亲属关系。

二 怎样证明两个或几个语言之间有亲缘关系

怎么样可以证明两个(或两个以上)语言有亲属关系? 印欧比较语言学的传统认

为,博普 1816 年出版的《梵语动词变位同希腊、拉丁、波斯、日耳曼等语言动词变位的比较》首次证明了梵语、希腊、拉丁、波斯、日耳曼等语言有亲缘关系,而且如果要证明所谓印支语系的诸多语言有亲缘关系也要用同样的方法。布鲁格曼、甲柏连孜、康拉迪相信这一套理论,20 世纪法国的比较语言学家梅耶也相信这一套理论。下面要以梅耶的名著《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1925)为起点来了解比较语言学最基本的方法论。

梅耶(Antoine Meillet, 1925:26)在 1925 年,也就是康拉迪去世的那一年,在《历史语言学的比较方法》一书中指出:因此,一种形态繁杂的语言,包含着很多的特殊事实,它的亲属关系自然比较容易得到证明;反过来,一种形态简单的语言,只有一些一般的规则,如词的次序,要找出有力的证据就很不容易了。我们差不多用不着去证明一种语言是印欧系的:只要碰到一种大家还不认识的印欧系语言,如最近发现的吐火罗(To-kharian)或赫梯(Hittite),我们略加考释就可以看出它的印欧语的特性。反过来,远东的那些语言,如汉语和越南语,就差不多没有一点形态上的特点,所以语言学家想从形态的特点上找出一些与汉语或越南语的各种方言有亲属关系的语言,就无所凭借,而想根据汉语、西藏语后代语言拟出一种“共同语”,是要遇到一些无法克服的阻力的。

上引那段出自第三章《所用的证明》,梅耶(1925:36)这章一上来就说形态比语音和词汇更重要。

形态,就是用来变化词、组合词以构成句子的全部规则,是语言中最稳定的方面。但是在这里应当把那些一般的规则和各种变化形式细节区别开来。

共同印欧语代表这种所谓“屈折”的最极端的类型所有的词的用法。所有的词之间的关系,都是用词内部形式的差异来表示的。在梵语里,这种“共同印欧语”的特性保存得特别好,“我是”说成 *ásmi*,“他们是”说成 *sánti*,“他曾经是”说成 *āsa*,诸如此类。“父亲”这个词,用作主词时,形式是 *pit*(体格),用作直接宾语时,形式是 *pitáram*(业格);用作名词的宾语时,形式是 *pitúh*(因格)。可以看出同一个词的各种形式之间,差别是很大的;而各种词的功用就是靠这些差别来表示的。直到现在,各个印欧系语言,即使是最进化的,也都多少保存着一点这种古代的类型。比方在法语中,名词已经成为不变的了(多数的-s 纯粹是写法上的);但是动词却还保留着大部分的屈折:*aime*(你爱吧),*aimes*(你们爱吧),*j'aimais*(我从前爱),*nous aimions*(我们从前爱),其中的差别是很显著的。*je veux*(我要)和 *nous voulons*(我们要),*je voudrais*(我将要)和 *j'ai voulu*(我曾经要)等等之间的差别就更显著了。

梅耶在上引的那段点到了印欧历史比较语法(Vergleichenden Grammatik)的辉煌传统。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三位创始人之一博普(1861)比较了梵语、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日耳曼语的动词变位,包括系词 *es*“是”的屈折形态。后来他把比较范围从

动词扩大到名词、代词变位,并注意各语言之间的语音对应,编成了他一生的主要著作《梵语、古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哥特语和德语的比较语法》,1833—1839年分卷出版。此后施莱歇尔(August Schleicher)1861—1862年出版《印度日耳曼诸语言比较语法纲要》,布鲁格曼(H'arl Brugmann)出版《印度日耳曼诸语言比较语法概要》(1—2卷,1886—1892;3—5卷讲句法(syntax)由德尔布吕克(Berthold Del brück)续成,1893—1900),都是后来居上。应该说明,Vergleichenden Grammatik中的Grammatik指的是形态(morphology)而不是句法(syntax),尤其是动词的屈折形态。为什么呢?犹如梅耶所说,动词形态是印欧语最稳固的方面,可以用来判断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

现在把英语、梵语、拉丁语的动词“是”现在式按照第一、二、三人称单数,第一、二、三身复数的次序排列如下:

英语	梵语	拉丁语	共同印欧语词尾
I am	as-mi	s-um	* -mi
you are	as-i	es	* -si
he is	as-ti	es-t	* -ti
we are	s-mas	s-umus	* -mes
you are	s-tha	es-tis	* -the
they are	s-anti	s-ant	* -enti

Beekes(1995:15)说,“如果我们把-i置而不顾,梵语和拉丁语的语词几乎完全一样:[由上到下是]-(V)m(V=元音),-ø(零;其实是-s;-s来自-ss-),-t,-mVs,-t(h)V(s),-Vnt。这种相似是非常一致的;它本身就可以证明梵语和拉丁语有亲缘关系,也就是说它们来自同一个祖先。”

“是”字的词根,梵语说 as,拉丁语说 es,下面排列它们的元音的对应关系:

	梵语	拉丁语	希腊语	哥特语
is,是(第三人称单数现在式)	ásti	est	esti	ist
3,三	tráyas	trēs	treîs	preis
7,七	sapta	hēptá	septem	sibun
Bears,生育(第三人称单数现在式)	bharati	vehit	pherei	bairip

根据梵语 a:拉丁 e:希腊 e 的对应关系,可以拟构共同印欧语的元音 *e。所以这个动词“是”的词根是 *es。

查 American Heritage College Dictionary,1593 页可知:[印欧语词根]es-,to be,是。1. 词干不带元音的(athematic)第一人称单数 *es-mi。AM 来自古英语 eam,eom,“am”,来自共同日耳曼语 *izm(i)。2. 词干不再带元音的第三人称单数 *es-ti。Is,来自